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名九淵字子靜其先僞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吳令四十世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

著圃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喜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敝而無壞轝至三接手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郝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廼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無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重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某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此如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觧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

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荅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强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旣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荷歎盛哉眞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徵交足飯旣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捄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庇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

太孺人鄧氏愛服閔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
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
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
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拳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
多十年冬遷勑命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
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
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
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
迫甚獨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
對上屢令所奏脩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
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
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綱紀未終思欲再望
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
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輻輳俞盛
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
啓人心之固有感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
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從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
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
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
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

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
十六年詞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
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
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
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
云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
前太守唯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狥公之
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
隸徒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
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

强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
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
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令元
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
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
求決亦有證者不負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
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當夜與僚屬坐吏白有
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
群卒所殺先生判翌日主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
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遺竊

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係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下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邉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群盜屏息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邉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之都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陁不能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强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脩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備直躬日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總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恥吏唯好

衣閑觀至是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酒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外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入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榷杜姦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日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關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命

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遺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歛福

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徒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備且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絶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無所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郡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祭除已雲交及至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

蹤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晏息靜室命掃洒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

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都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塟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塟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薄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不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狀 出甲藁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
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譁善類曰偽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
不敢爲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偽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
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頤樞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
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
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子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
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
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
叔蓋頓有覺焉後移書襄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善其
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戶欲
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爲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氏甫
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窶安焉親故洪雨若之親喪未舉
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衆人咸爲以難篤於好善勇
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
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庭男名堅老將以庚午
正月戊戌塟於其鄉之董墺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
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人心虛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
渭叔覺斯

宋毋墓銘

宋毋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毋節

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生于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澹然修潔亦丞事陸先生冢子伯微亦言其澹然修潔修叔遽丁其母憂既葬持其所自託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已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郴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子牲繞十有二次林即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既久或告以歲月尚賒何恃能自守王氏泣曰女不讀禮乎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古志甚明牲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

誨之曰文無恙特講道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衆每俟學者熟味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效舉子習小枝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帔請於舅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之從遊大見稱許其舅欲以致事任牲王氏請曰傳長法也恐難以畀踰尊況孤寡之人越受恩榮萬一不克負荷則上孤慈祖之恩下失孀母之望不若聽其修身俟命後牲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牲字茂叔不幸蚤死呂子約哭之爲慟王氏通詩禮史傳不爲辭章見世之婦若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以爲非處逆順

事泰然喜愠其家三世衣無裘主僕無別膳少長良賤不
鬬忿爭皆王氏化之後居隆興開禧三年冬十有二月己
巳以疾終壽七十有四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月壬申
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孫男九自適自道自逢
自迪自述自遜自達自遠自逸四明楊某銘曰宋母節義
秉心不貳此心即道學子疑貳

半亭高祖墓記

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公事楊某字敬仲
之高祖考九府君諱論居于明州今爲慶元府之奉化縣
之忠義鄉之半亭歿而葬焉四子伯與季及其子孫多環
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諱宗輔即某之曾祖考獨徙而居
鄞故曾伯祖考及曾叔祖考之子孫徙而徙焉者亦間有
蹔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慈溪先大夫乾道中嘗命仲兄
鑿九府君墓刻石爲望屋其門今門圮圮赴東嘉奠拜墓
下感復興懷思復修興而食指衆新俸無幾方坎坎忽半
亭曾伯祖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子才子富子祥合計協
力作新門墻邑里改觀又族兄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
某識其事某祇惟高祖府君本性清明無體量廣大無際
畔萬善本備不假造爲日月運行雲雷風雨霜露即吾高
祖府君之變化也草木林生山川峙流人物羣居父慈子

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即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有孔子之言爲證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道性善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五世介孫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楊某不勝興敬興慕以書于永嘉郡齋

蔣秉信墓銘

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不可思孔子知門弟子必多以孔子爲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懼非懼即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參錯具有而實無如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思曾子曰皜皜謂此也日至非果有所至不動乎意澄然昭然一日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日至自古到今知道者千無一萬無一故學者以知道爲至聖人與人群居不得不因人爲言月至亦非有所至澄然昭然一月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月至顏子三月不動乎意故曰三月不違仁某得之先兄和仲曰同舍蔣秉信因聞歌朝中措之詞而忽有覺某厥後屢奉秉信周旋灼見秉信之果有覺非學者所知今其云亡其子行中求言以發其幽光秉信之光非幽所可間秉信

諱存誠自其上世居四明郡城中小湖之西南曾祖諱俊
明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瑤太學諭父諱從儒者秉信幼不
好弄母滕氏鍾愛之曰當成大器娶任氏盡以奩具助嫁
諸妹全身布衣見人所行當於理必贊必譽有違乎理必
告必戒嘉定三年三月寢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
令告違矣母笑母訝七日而歿實壬寅十有一月丙申葬
于韓溪之青嶂嗚呼秉信之善人所共知秉信之心人所
未知人皆有此心多不自知友人楊某書

宋舒子德彰墓碣

道之不明乎天下不知其幾世于茲矣道無不明人自不
明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食飲而至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曰禹吾無間然
矣此三者苟其志于善亦皆可能也而聖人稱禹之善何
也道不離乎日用平常而已矣而學者率永之過率作意
孔子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人情率厭常而喜新翫平夷而尚奇偉此自古學者通患
聖人知學道者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
也洪範曰王道平平聖誨諄諄聽者藐藐某之爲樂平也
舒同年之弟揚字德彰所居伊邇節朔相過暨某拜國子
博士之命也延某于其別圃而餞焉于今幾二十年其子

綸以訃告卒之日嘉定元年季春己丑葬之日是年十有一月甲辰墓在長城鄉饒城廟冢之石麓新權知興國軍許公錫狀其行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曰文雅與鄉貢雖未仕而道無窮通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綸請銘其墓某慮學者復於孝友睦婣任恤之外求道銘曰德彰之行平夷大道之妙在斯百姓日用乎平常大道之中而不自知顧舍之而慕奇

鄒魯卿墓銘

某爲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某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道其與語從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累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忽盥手振衣而坐召子魯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輩脩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元祥以訃來予哭于寢門之内魯不憚脩途至通名予意魯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予哭魯哭而拜予答拜唁問既久留終日知魯因元祥而又覺魯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從嘉州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隆興録參魯卿質直不事文飾以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告以有過則歛袵謝服所當爲雖强

禦弗畏以特恩爲靜江法曹五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嶧次曾銘曰孔子歿月至日至者又歿誰其嗣之孟入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之魯卿同之

鄒元祥碣

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厥明再語而頓覺末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叔達嘗縣庠書妄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盛哉自孔子歿學者率陷溺於文辭論議喪其本靈而事意說寥寥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魯卿之子魯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盛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親事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弛張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其曾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慍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迺爾久欲來見嘉定

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而畧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艮齋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齋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疎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間間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殁訃至永嘉哭于燕堂遣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塋有日請志其墓銘之曰

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唯不動乎意不昏其本靈

鄒德祥尊人墓銘

某自微省而灼知人皆有至善至靈至神至明之性與天地同與古聖賢同及爲樂平尤欲使舉吾邑之人皆爲賢爲哲矧凡學者尤所屬意開其所自有明其所自有相嚮相信者甚衆而其自信而不復疑通達而無阻留者亦寡矣金山之桐林有鄒生夢遇者初聽予言雖不違察其神聽其辭氣未以發紹熙四年秋予視旱過其鄉接語稍異於曩矣予從而剔其翳刮其垢渙然通貫他日留縣齋益欵益驗益信于益喜某以所教養斯邑之民功效僅僅獨於鄒生自謂其庶幾夢遇自此無免無間無雜則進於日至月至南野居士諱雯字德顯者其父也雖弗獲接其辭色以氣類推之宜有善德今殁所狀行知其孝于親友于

兄弟居喪毀瘠哀敬雖功緦亦素服終月數里俗鮮儷祀其先必齋三日臨祭久不寐與朋友交恭而忠淡而親居鄉惠和不失一夫歡心有干以非義亦弗受聞人之善不啻於己有有啓益者雖如行之唯恐弗及告以有過歛衽謝服且覬其繼與人無尊賤一用吾情不虞人之欺人感其誠亦自不欺嘗有言曰正吾此心萬里畢見順理而出萬事自行不假調停了無滯礙日進而久愈熟以安賢哉宜其有子如夔遇也所居之南治圃日涉林壑清邃牓曰南野自號南野居士淳熙初慶朝錫類封初品紹熙三年十有二月十有二日以疾終享年九十妻洪氏亦以慶典封孺人夢遇將以紹熙五年十有二月庚申奉帷荒壟于詔原之司徒山求某銘其墓銘其墓銘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為異故夫南野之德之美皆非自外至維彼蔽焉而闕者衆而後斯之為貴

冢婦墓銘

新除將作監楊子宇敬仲之冢婦恪之妻馮氏名媛安字婉正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衣服不事華侈口不言財利寬厚慈惠知過能改明白不藏襲病久常情不堪嬖正語其子埜曰我雖病實不嘗病生如死死如生嘉定六年夏六月十有七日安然而歿無一言越明年祖奠遣奠

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于第八縣之崇仁里至西溪之玉峯之阿子三埜坐墓女湘銘曰

嗚呼馮氏死生一致至哉斯言自古儒宗學子不知其幾千萬覺此者有幾不謂婦人而有此

葉元吉請誌妣張氏墓

某之至契葉元吉名祐之之母孺人張氏諱景昭故將作監丞諱允恭之女孺人孝敬明晤自幼不獨治女工常親書史事親竭情備養有孝女之稱後歸司農寺簿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悅湖海羣寇仲謨每有韜畧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輿論謂善孺人以夫家司計者倜儻廣費孺人長慮亟出玩服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為祭祀伏臘之需祖姑適台倅孫君老而無子女子之子曰傳或疑其名孺人曰是出樂天之詩留與子孫傳孫君大驚他皆類此平居亦不切切讀誦過目輒記元吉謂其虛明靜一如鑑中象自然畢照未嘗作文章曰非婦人所當為從寺簿歷官中外言不及政曰非婦人所當為太湖之田雖不多孺人銖積寸累調度有方日需不闕醯醢穀核備具賓客至不知其為事故如母惟欲不問難易常儲以供而自奉甚約歲時佐寺簿羞饋祖考必躬以嚴必豐以潔如是者

二十有四年姑歿獨春秋之言勤苦怵惕如初他皆付幼子米鹽靡密則二女爲之[illegible]他日爲婦人亦所當知孺人言必端莊事必謹審高明而色柔嚴正而氣和尊者不以貧賤廢禮卑者不以貴盛降意奴婢不笞困乏必恤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爲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爲壻不可使俗壞其素風士之有學頗靖者令諸子與之遊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爲戒故元吉曰佑之由是不敢苟專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吉來訪執禮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視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illegible]應中間得先生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若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爲喜聞聲而大驚悟孺人雖未喜而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

明無一語之差時嘉定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乙未終于正寢卜以明年正月庚午祔于吳縣至德鄉陸公原寺簿之墓子五男祐之輔之渙之二殀四女二殀其一許嫁迪功郎新台州寧海縣尉東自牧孫男一潛元吉泣血請誌銘於某遂爲之銘銘曰

孺人張氏識高行懿孝敬至矣衆善兼美子頻悟覺常情大喜孺人雖喜以其微蔽逮其蔽除始不勝喜精明若此古今鮮儷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已覺惟尚有微礙某刻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遣家子栖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閨閫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隣里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正之給以酒未其祓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梧野殀指地數畝爲葬里其夫鄉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几世孫失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亦嘗爲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與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爲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毋於不朽子是之子栖字誠甫亦近於嘉

文

永嘉勸農文

古者舜大聖人也而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爲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金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爭以好爭故雖耕而終於貧人情豈惡富而喜貧哉風俗之所習尚舉一世皆以奢侈爲美爲榮父子兄弟意嚮州閭隣里意嚮無不趨於奢無不羞於儉今欲改奢而爲儉其勢固難但奢則坐見貧困鄉里平能救雖致親亦罕能救審思至此則泛泛羞儉喜奢之浮毀譽何足顧恤顏子簞瓢垂芳萬世崔列雖富人謂銅臭顧父老訓諭子弟勿循羞儉喜奢之浮毀譽日取貧困顏子有負郭之田六十畝尚簞食瓢飲今田家未必人人有田豈可不計度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老子曰天道不爭而善聖人情率喜爭豈以爭爲美德私意作于中好已勝而耻於下人故爭不思爭則非君子爭則爲小人爭則違天道上帝所不與禍災隨之故好爭者多敗家遭刑頓父老訓諭子弟切勿爭敗家遭刑自取貧困自陷於小人之域戒之戒之小人以求已勝爲榮君子

以求己勝爲辱以求己勝者八人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即不爭謙反尊而光今不與尊光而取虧害利害甚明頑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慮與子弟共議切勿以奢爲榮當以顔子簞瓢爲榮切勿以好爭爲榮當以不爭退遜爲榮勿以老太守諄諄爲虛文非真情此實老太守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講義

吴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即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跋

跋汪尚書達古字碑刻

自正學不明士大夫以放逸爲事業夫是以草聖之名出世俗所膾炙而不知古聖賢之所慼顧漢晉而降沈浸乎飄逸放肆淵海之中不自知其非其字畫其辭章議論皆自畧同故治日少亂日多哀哉且小學家推尊王右軍第一某熟觀諦玩美則美矣要無齊莊中正氣象無三代氣象然則今字畫宜何從古文世莫曉古文一變而爲篆篆一變而爲隸隸又變而爲楷至於楷不可復變矣而世爲楷者其間亦或有飄逸放肆意態今能去飄逸放肆意態則正矣慈湖楊其敢奉上帝命鉞千載之膏肓而疾勢方張一齊不勝衆楚所者以經恐者灼知舉天下萬世人人本善本正本清明本以故逆本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本與天地同條理貫深固其本有者豈不隱然有感于中

跋厲氏李氏墓碑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貞亦天之經地之義厲夫人李夫人一心而曰孝曰貞人自謂之姑婦曰德閨族敬之某書之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

輿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爲僉判全不見有性氣未嘉

徐良甫與德淵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勿忘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蕙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動乎意

書馮師功

沈公甫言先世暨馮師稔治初顏亮決策渡江馮師斬其後而亮以死後又父子冒大險入峒而峒寇平其言[illegible]

火失燎帆之功曰此猶未足爲難公甫屬某題其詩後某平生見人一言一行之善即興敬興愛矧馮師有安社稷之功三是宜書

銘

中庭召呼磬銘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爲賢盡此爲聖

雲石銘

有石而雲有扣而聲匪聲匪形大哉一靈

慈湖書屏

先聖有訓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虛明靜塋曾子曰皜皜易曰蒙以養正又曰乾元曰性命孔子亦謂明目不可得而視傾耳不可得而聽

馮甥請書屏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馮甥請書于屏儆戒深意殊慰老懷微意雲興日月虧照古聖猶兢業吾甥其戒之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